

麗水方言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

本文利用田調所得分析麗水方言的小稱，指出在漢語方言常見的五大類型小稱形式中，麗水方言具有其中鼻音詞綴型、鼻尾型、鼻化型與變調型等四大類型的小稱詞，並且有些類型還具有一種以上的小稱形式。本文利用「語法化輪迴」的概念，指出麗水方言這些不同類型且能產性不一的小稱詞，事實上都是由相同的「兒」語素經由語法化的過程發展而來的，並且總共經歷了三個重新啓用新形式的「語法化輪迴」。本文同時指出，小稱詞的語法化，除了會由於語義或語法功能的磨損而重新啓用一個新形式，形成「語法化輪迴」的現象外，也會由於語音形式的弱化、消失而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小稱形式，產生「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在麗水方言中，「語音形式的語法化」應是主導其小稱詞語法化輪迴的主要力量。

關鍵詞：吳語，麗水方言，小稱，語法化，鼻音，鼻尾，鼻化，變調

1. 引言

麗水市位於浙江省西南部，位於北緯 28° 6' ~ 28° 44'，東經 119° 38' ~ 120° 8' 之間。東鄰青田，西接松陽，南與雲和、景寧相連，東北界縉雲，西北與宣平接壤。麗水方言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屬處衢片中的處州小片，而曹志耘 (2002) 對南部吳語的分區中，則劃分為上麗片的麗水小片。本文所謂的麗水方言，指的是麗水市城關地區的方言，為筆者於 2005 年 1 月赴麗水調查所得。

* 本文是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總計畫主持人：曹逢甫教授)之子計畫「吳語地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研究(2/2)」(NSC 94-2411-H-001-027-MH)的研究成果之一，謹此向國科會致謝，並感謝計畫助理杜佳倫小姐協助整理語料。本文初稿曾於 2006 年 12 月 16-17 日新竹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主辦的「漢語方言小稱詞小型研討會」上宣讀，感謝與會者曹逢甫、連金發、張月琴與何大安教授於會中及會後對本文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此外，本文更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閱讀，匡正缺失，在此亦一併致謝。當然，本文若有任何掛一漏萬之處，責在作者。

「小稱 (diminutive)」是漢語方言中一個類型豐富的語法家族。小稱詞類型的多樣性，不僅表現在語義與語法形式上，不同的方言中小稱形式所附加的詞幹有不同的限制，展現出其虛化程度的分別與能產力的差異；還表現在語音形式上，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詞彙來源，或是同一詞源有各種類型的附加方式。麗水方言所屬的南部吳語，其小稱就因豐富的語音形式而特別受到學者的注意。南部吳語小稱的語音形式，曹志耘 (2002) 將之區分為「兒綴型」、「鼻尾型」、「鼻化型」、「變調型」與「混合型」五種。這五種類型，學者大多同意它們都是從同一個詞彙來源「兒」所演變而來的，不同的演變階段表現為不同的語音類型。為了能真實地反映「兒」所代表的不同演變階段，本文將「兒綴型」再區分為「詞綴型」和「鼻音詞綴型」，簡述如下：

- 一、詞綴型——小稱詞綴有獨立的聲母、韻母與獨立的聲調，聲母多為鼻音，其本字為「兒」。此類小稱詞綴由於音節十分完整，與詞幹的界限相當清楚。如遂昌的「**nie**221」、雲和的「**ni**324」、玉山的「**ni**52」與開化的「**ni**53」等。
- 二、鼻音詞綴型——「兒」詞綴的韻母弱化，原為聲母的鼻音變為成音節鼻音韻母。此類型的鼻音詞綴仍與詞幹分屬不同的音節，有獨立的聲調，但「兒」的鼻音成分由聲母的地位轉為音節核心，是奠定「兒」進一步演變為鼻尾型與鼻化型的重要階段。如常山的「**n**52」與蘭溪的「**n**21」等。
- 三、鼻尾型——鼻音詞綴的成音節鼻音進一步與詞幹韻母融合為同一音節，小稱成為詞幹末音節的韻尾。鼻尾型小稱會使原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尾產生變化，由原有的輔音韻尾、元音韻尾或零韻尾轉為鼻音韻尾，原來的鼻音韻尾也可能產生發音部位上的變化。如金華湯溪方言的「-ŋ」與義烏的「-n」。
- 四、鼻化型——隨著吳語內部的音韻變化，有些方言的鼻音韻尾發生鼻化作用，鼻尾型小稱因而演變成鼻化型。在這種類型中，小稱以鼻化的形式附加在原來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上，使原詞幹最後一個音節的韻母由非鼻化韻轉為鼻化韻，甚至改變部分韻母的元音。如金華方言「盤」字讀「**bɿ**313」（「一盤水果」），但用於小稱「盤兒」時讀作「**bɿ̃**313」。
- 五、變調型——使用變調作為表示小稱語位的手段，是南部吳語小稱的特色之一。純粹的變調型以變調作為表達小稱的唯一手段，它改變詞幹末音節的聲調成為一個小稱調。如金華湯溪方言與慶元方言部分小稱詞以高平調 [55] 表達小稱的功能。此外，前述四種類型中，有些方言的小稱除了附加詞綴、鼻音詞綴、鼻尾或鼻化外，還伴隨變調，而形成各種綜合類型。

關於南部吳語的小稱，過去已有許多描述性的研究，除了各種方言報告外，鄭張尚芳 (1979, 1980, 1981)、方松熹 (1986, 1993)、王本瑛 (1995) 以及曹志耘 (2001, 2002)、郭必之 (2004) 等都在特定方言或跨方言的比較上作出不少貢獻。然而，過去對於吳語小稱的研究，往往只舉出一兩種最常見、最爲能產的小稱形式，而認定某方言屬於某某型，而沒有注意到一個方言的小稱，可能同時具有上述各種不同類型；或是即使指出一個方言有數種不同的小稱形式，也只是將它放在同一個語法層面或時間層面上來討論，而沒有將不同語意特色的小稱分開來討論，也未能將能產度高的小稱類型與歷史變化的殘餘「化石」分開來討論（參曹逢甫 2004）。事實上，小稱是一個語法現象，它的演變和發展，必須同時注意到語法、語義以及語音方面的變化。以語義來說，南部吳語小稱形式的語源「兒」，其本義是兒子，隨著語義的變化，「兒」也用來指動物幼仔或體型較小的動物；待「兒」的意義進一步虛化，可以指稱沒有生命但形體較小的事物，則具有指小功能。甚至「兒」成規模的泛化，最後成爲僅具語法意義的詞尾。語義上的虛化或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前人討論已多，幾乎已是研究小稱或語法化的學者必然論及的觀點之一。比較少爲人提及的則是，在語義虛化的過程中，當原有語義虛化到一定程度，使說話者已無法透過原有的形式表達相同概念的時候，語言內部便會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形式來表達同一概念，並進行一個新的語法化過程。這就是所謂的「語法化輪迴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¹

除了語義的變化會產生「語法化」或「語法化輪迴」的現象之外，小稱語音形式的變化也會產生類似的現象。語法化的研究告訴我們，當一個詞彙或句法結構 (construction) 丟失其詞彙意義的同時，它在語音形式上也會逐漸弱化，而發生音節縮減、重音丟失或由獨立詞演變成附加詞綴等。在語音形式弱化的過程中，也可能由於語音弱化到一定程度，使說話者不再察覺到它的存在，而重新啓用一個語音上較顯著的形式² 來表達原有的概念，並進行一個新的語音弱化的迴圈。相對於完全因語義虛化而產生的語法化輪迴，這種有語音形式弱化成分在內而造成的輪迴，我們稱之爲「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

本文就是要利用「語法化輪迴」的概念來分析麗水方言的小稱，而將重點放在「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上。前面已經指出，南部吳語小稱的語音形式可以概分爲五種類型，而過去的研究較少注意到一個方言同時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小稱形式的現象，或是較少注意到一個方言採用不同小稱形式的原因或其內在關

¹ 「語法化輪迴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的概念早在 1891 年 Gabelentz 就已提出，參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19-20)，而曹逢甫 (2004) 首先提出用這個概念來研究漢語方言的鼻音尾/鼻化小稱。

² 這種語音上較顯著的形式，通常在語義上也是較爲明確的。

係。本文將呈現麗水方言同時具有上述不同類型的小稱形式，並指出不同類型的小稱形式分別處在不同的語法化輪迴中。本文除前言外，分為三節，第二節依上述的五大語音類型描述麗水方言的小稱形式，第三節則分析麗水方言各類型小稱的語意階段及語音演變關係，並提出本文對於麗水方言語法化輪迴過程的看法。第四節則為結論。

2. 麗水方言小稱的語音形式

以下先簡單列出麗水方言的聲、韻、調系統。³ 麗水方言共有十九個聲母：

p	p ^h	b				m			
t	t ^h	d	ts (tɕ)	ts ^h (tɕ ^h)	dz (dʒ)	n (ŋ)	l	f	s (ɕ)
k	k ^h	g				ŋ			h

韻母系統如下：

(1) 陰聲韻

a	o	ɤ	e	i	u	y	ɯ	ɿ	ʮ
		iɤ	ie		iu				
ai			ei						
ua	uo	uɤ	ue						
	ou	ɤɯ							
		yɤ	ye						
uai			uei						
		iɤɯ							

(2) 陽聲韻

ã		ẽ	ĩ (iŋ)	yn	ɱ
aŋ	oŋ				ɲ
iã	ioŋ	iẽ			
aĩ (an)					
uã		uẽ			
		yẽ			

³ 括弧內的讀音為自由變體。

(3) 入聲韻

aʔ	oʔ	ɤʔ	eʔ	iʔ	uʔ
	ioʔ	iɤʔ	ieʔ		iuʔ
uaʔ	uoʔ		ueʔ		
			yeʔ		

聲調方面，根據我們的調查，麗水方言共有七個聲調，陰平 [244]，陽平 [22]，陰上 [544]，陰去 [52]，陽去 [231]，陰入 [45] 與陽入 [23]。陽上併入陽平。

關於麗水方言的小稱，過去曾有一些零星的描述，如鄭張尙芳 (1980) 指出，麗水方言用一個接近陰入的小稱變調 [ʔ45] 表示一般小稱，而用小稱變調的「兒」[ŋ11→ʔŋ45] 表示崽、仔。鄭張 (1981:48) 還指出麗水方言的小稱變調帶緊喉特徵，為 [ʔ45]。根據我們實地的調查，麗水方言的小稱還不止這兩種類型。下面我們根據上一節的分類，依鼻音詞綴型、鼻尾型、鼻化型和變調型呈現麗水方言小稱的各種面貌。

2.1 鼻音詞綴型

麗水方言最爲能產的小稱形式，就是以一個成音節的鼻音詞綴加在詞幹後面。在大部分的詞條中，去掉此鼻音詞綴後仍然成詞，加上鼻音詞綴用來表示動物的後代、植物的細株或是細小的物體；可見這個鼻音詞綴仍然具有很強的實詞意義。在語音上，麗水方言表示小稱的鼻音詞綴正如文獻上描述的，帶有緊喉特徵；這個緊喉特徵的聲學特性究竟爲何，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實驗語音學的研究，⁴ 本文暫且記作 [ʔŋ45]。

□囡 ⁵ 兒	sɿ33 ka22 ʔŋ45 (小男孩)
囡兒	noŋ52 ʔŋ45 (小女孩)
老鼠兒	lɤ33 ts'w33 ʔŋ45 (小老鼠)
麻鳥兒	muo44 tiɤw44 ʔŋ45 (小麻雀)
後生兒	ɤw33 saŋ33 ʔŋ45 (青年)
牛囡兒	nɿɤ33 ka22 ʔŋ45 (小牛)

⁴ 有關這類具有緊喉特徵小稱調的聲學性質，讀者可參考朱曉農、寸熙 (2003) 的相關研究。

⁵ 雖然還沒有十分確切的證據，但我們認爲這裡的 ka22 極可能是閩語中常見的小稱詞尾「囡」字。下文「牛囡兒」的「囡」同。

刀兒	tx33 ʔŋ45 (小刀)
皮箱兒	bi22 ɕiã33 ʔŋ45 (小皮箱)
缸兒	koŋ33 ʔŋ45 (小缸)
石頭兒	ɕiɣ21 txu22 ʔŋ45 (小石子)
姪兒	dzɣ21 ʔŋ45 (姪子)
姨娘兒	i21 niã21 ʔŋ45 (小姨子, 妻之姊妹)

上面的「鼻音詞綴型」小稱除用於親屬稱謂外，都有具體的「小」意，表動物的後代或細小的物體等，相當能產，在小稱的語法發展階段中屬初步階段。⁶「ʔŋ45」雖然可能是「兒兒」的合音，但在麗水人的用法中，實際上是當作一個讀為陰入調的詞綴使用，「ʔŋ45」前語素的聲調也符合後加陰入字的變調讀法。⁷因此本文視為鼻音詞綴型。

麗水方言還有一種鼻音詞綴型小稱，其鼻音詞綴沒有緊喉特徵，也不讀高調。更重要的是，在語義和語法功能上，它並沒有「指小」的功能，而僅具有名物化的作用：

蓋兒	kai52 ɿ22 (蓋子)
棍兒	kuaĩ52 ɿ22 (棍子)
棋兒	tsɿ22 ɿ22 (棋子)

此處的「兒」讀本調陽平，「兒 ɿ22」在麗水方言中也具實詞意義，意為「兒子」，可單獨使用。下文將指出，讀為本調陽平的「兒」與讀為高調緊喉的鼻音詞綴小稱，不但在語音形式上和語法功能上，都屬於不同語法化輪迴階段的小稱。

2.2 鼻尾型

除了鼻音詞綴型小稱外，麗水方言還有鼻尾型小稱。小稱以舌根鼻音的形式，附加在原詞幹末音節上，成為詞幹末音節的韻尾。在聲調的表現上，則有不

⁶ 此處的「初步階段」，指的是語法化程度較低的階段。由於小稱的語法化有所謂「語法化輪迴」的現象，語法化程度較低的「初步階段」不必然是在時間發展過程中較早的階段。下文將會進一步討論此論點。

⁷ 麗水方言的變調雖然有些組合有些許不一致的地方，但後字為陰入時，其變調規則相當一致。相關的變調規則請見 3.3 節。

變調和變調兩種，二者似乎是以詞幹的聲調為條件而分別的，陰調不變調，而陽調變陰調：

(一) 不變調

囡	noŋ544 (小女孩)
姨夫兒	i22 foŋ244 (姨丈)
姑夫兒	ku33 foŋ244 (姑丈)
知了兒	tsɿ33 niɿŋ544 (蟬)
青蛙兒	tɕ'iŋ44 uoŋ244 (青蛙)
小白兔兒	ɕiɿ44 pa11 t'uŋ52 (兔子)

上面幾個小稱詞的末音節，都分別是詞幹末音節加上鼻尾 -ŋ 所形成的，聲調也都維持原調值。如夫、了、蛙、兔等字的單字讀音（亦即不出現於「兒」語素前的讀音）分別為「夫 fu244（陰平）」、「了 niɿ544（陰上）」、「蛙 uo244（陰平）」與「兔 t'u52」，但在加了「兒」語素的小稱詞中，讀音都帶有鼻音尾，因此這一類詞屬於鼻尾型小稱。「囡」（陰上）見下文說明。這種鼻尾型小稱通常沒有去掉詞尾後的形式，可見小稱鼻尾和詞幹的結合已相當緊密。用鼻尾所構成的小稱詞也沒有明顯的指小意義，除了親屬稱謂有表示親暱的意味外，其他的則沒有特別的語法功能，可以視為只是一個名詞標記。

此外，麗水方言「小女孩」讀為「囡兒 noŋ52 ʔŋ45」或「囡 noŋ544」，前者屬於鼻音詞綴型，後者乍看之下只是一個讀為陰上調的方言字，沒有任何小稱形式。不過，潘悟雲 (1995) 與魏綱強 (1997) 都指出廣泛分布在吳語、贛語中，表示「女兒」或「女孩」用法的「囡」字，實際上是「女兒」二字的合音。「囡」在吳、贛方言中，有陽平、陰上、陰去、陽上等不同的聲調讀法，可能是因應各地方言合音變化或小稱變調的規則所致。麗水讀為陰上調，屬於不變調的形式。

(二) 鼻尾+變調

下面幾個詞彙中的 [poŋ244]⁸ 或 [boŋ244] 應是「婆兒」的合音，其中「婆」加上鼻尾小稱後，聲調由陽平 [22] 變調為陰平 [244]：

⁸ 麗水方言古全濁聲母字大都讀為濁聲母，但有少數字濁聲母不甚穩定，時而讀為不送氣的清音。這裡的 [poŋ244] 或許由於變調為陰平，故聲母亦隨之讀為相應的清聲母。

大婆兒	t'uɣ52 poŋ244 (曾祖母, 未去世的女性長輩)
婆婆兒	bo22 poŋ244 (對陌生年長女性的尊稱)
阿婆兒	a11 boŋ244 (外婆)

鄭張尙芳 (1981:48) 首先指出麗水方言的 [boŋ] 是「婆兒」的合音，其中的 [-ŋ] 是鼻音尾的「兒」尾。他並指出，麗水帶鼻尾 [ŋ] 的小稱詞是詞幹元音為高元音時才出現的，是下面要提到的變調型的一種同位形式。就我們所蒐集到的語料而言，鼻尾型小稱詞的元音的確偏高，多為 [u]、[o] 或 [ɤ]，不過，在我們的語料中，「鼻尾+變調」的聲調表現與變調型不同，因此這類形式恐怕不是變調型小稱在高元音後的同位形式。此外，在上面的例子中，「鼻尾不變調」與「鼻尾+變調」似乎是有條件分布的，詞幹為陰調（陰平 244、陰上 544 與陰去 52）者加鼻尾後聲調不變，詞幹為陽調者（陽平 22）變為陰調，如上文的「婆兒」變為陰平調 244。⁹ 本文同意麗水方言鼻尾型小稱出現的條件為如鄭張 (1981) 所言為高元音。這種以詞幹元音為條件而產生的型態音位變體 (morpho-phonemic variation)，是語言中的普遍現象；在南部吳語中，同一小稱詞的型態音位變體，尤常以高元音為條件，溫州附近的樂清、青田、泰順、慶元（鄭張尙芳 1981:46-49）等地都是如此，如泰順城關的羅陽方言有小稱變調，但逢詞幹為高元音 [i] 韻時帶有鼻尾 [iŋ]，「望牛細 ([ci]) (牧童)」變成「望牛星 ([ciŋ])」。不過，本文認為，這種高元音後出現的鼻音尾，是麗水方言小稱某一語音階段遺留下來的產物，與變調型的小稱屬於不同語法化輪迴的小稱形式。

2.3 鼻化型

麗水方言還有極少數的鼻化型小稱，此類小稱將詞幹末音節的元音變為鼻化元音。鼻化型小稱均伴隨變調，將詞幹末音節的聲調變為 45，但沒有明顯的緊喉成分：

龍雹兒	lioŋ11 pē?45 (冰雹)
貓兒	muã45 (貓)
壁虎兒	piak45 hũ45 (壁虎)
燕兒	iẽ45 (燕子)

⁹ 目前的語料中，變調為陰平 (244) 者均為陽平字。雖然陽調字缺乏更多例子，但我們仍暫時假設，這是以陰陽為條件所分化出來的語音現象。

這一類型的小稱詞，並沒有特別的指小義，只是一種名詞標記。如「piak45 hū45 壁虎兒」就是壁虎，如果要特別表示小的壁虎，就必須使用前面所說的「鼻音詞綴型」：piak45 hu33 ʔŋ45 壁虎兒。

2.4 變調型

麗水方言有相當多的詞彙在末音節讀為高升調 45，同陰入，並且也帶有緊喉成分，這便是南部吳語常見的小稱變調。這些讀為高升調的詞彙，都具有小稱的若干功能，其中有相當大部分的親屬稱謂，¹⁰ 如：

兒兒	ʔŋ45 (兒子)
囡 <u>主家兒</u>	noŋ33 tsɿ33 kuaʔ45 (女兒)
老人家兒	lo544 nen11 kuaʔ45 (老頭子)
阿公兒	a11 koŋʔ45 (外公)
大哥兒	dua11 kuʔ45 (哥哥 [面稱])
嬖兒	sai45 (嬖嬖)
嫂嫂兒	su22 suʔ45 (嫂嫂)
雙生女兒	ɕioŋ33 sā33 noŋʔ45 (女雙胞胎)
娘舅兒	niā11 tɕiɻʔ45 (舅舅 [面稱])
娘妯兒	niā11 tɕi45 (舅母 [面稱])
大娘兒	dou21 niāʔ45 (大姑，丈夫的姊妹或父親的姊妹)
細娘兒	sɿ22 niāʔ45 (小姑，丈夫的妹妹或父親的妹妹) ¹¹
姨娘兒	i21 niāʔ45 (阿姨，母親的姊妹)
天光邊兒	t'ie44 koŋ24 pie45 (清晨)
□□邊兒	ue22 ni22 pie45 (傍晚，太陽下山~吃晚飯前)
蝴蝶兒	u11 tieʔ45 (蝴蝶)
板凳兒	pā22 tai45 (板凳)
窟窿洞兒	k'uoʔ2 lɻʔ2 toŋʔ45 (地面不平)

¹⁰ 本文暫以下加底線的方式來表示詞幹與小稱詞尾完全溶合為一個音節、無法就音段加以切分的小稱變調形式。

¹¹ 麗水方言表示「丈夫的姊妹」或「父親的姊妹」的詞彙並沒有區別，都視年齡的大小稱為「大娘兒」或「細娘兒」。不過，「父親的姊妹」還可稱為「姑娘(兒)」：ku22 niā52 或 ku22 niā45，其中的「娘」變不變調皆可。

上面這些變調型的小稱詞，除「板凳」一詞有相應的不變調型式外，大多無法改說成原來的不變調型式，也就是說，去掉代表「兒」語素的變調後不成詞。此外，「蝴蝶兒」、「板凳兒」、「窟窿洞兒」與鼻化型的「壁虎兒」一樣，沒有特別的指小標記，其中的小稱變調只是一個名詞標記，若要表示較小的「小蝴蝶」、「小板凳」、「小窟窿洞」，則必須另外加上鼻音詞綴 η_{45} 。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變調型小稱中的「大哥兒 $dua_{11} ku_{45}$ 」一詞，主要元音為高元音，但是卻沒有表現為鼻尾型，可見變調型與鼻尾型的互補關係並不十分全面。事實上，本文認為這類變調型小稱與鼻尾型小稱屬於不同語法化輪迴的產物，詳見本文 3.2 節的討論。

除了文獻上經常提及的帶有緊喉成分的小稱變調 η_{45} 外，麗水方言似乎有另一個與陰平調相同的小稱變調，雖然例子不多，但都是陽平字：

黃鼠狼兒	$fio_{22} ts'u_{52} lo_{244}$ (黃鼠狼)
木頭兒	$mu_{22} t\alpha u_{244}$ (木頭)
□扁蛇兒	$lie_{22} pie_{52} \int y\alpha_{244}$ (蜥蜴)

我們認為這類小稱變調與 2.2 節的「鼻尾+變調」型小稱，亦即「大婆兒」、「婆兒」等詞屬同一類型的小稱形式。將這兩類的詞放在一起看，可知它們都由陽平調變為陰平調，而其中只有 $-o_{\eta}$ 韻保留鼻音尾。「-婆兒」的詞幹不含 $-\eta$ 韻尾，小稱附加後才具有 $-\eta$ 韻尾，故為「鼻尾+變調」型，而「黃鼠狼兒」一詞，由於「狼」本身即有 $-\eta$ 韻尾，故視為純變調型，但其小稱表現模式與「鼻尾+變調」幾乎如出一轍。至於「木頭兒」、「□扁蛇兒」二詞的 $-\alpha u$ 與 $-\int y\alpha$ 韻不具鼻音尾，可能是由於這二韻加上 $-\eta$ 尾後並非麗水方言的基本韻母，一開始即不明顯，或在語音弱化過程中率先消失所致。

3. 麗水方言小稱的語法化輪迴

前面我們大致整理了麗水方言小稱的幾種不同類型，我們發現，麗水方言的小稱並不像過去所描述的只有一至二種類型。它不但涵蓋大部分南部小稱可能出現的類型，並且，同一種類型還可能有一種以上的形式。這一節我們要進一步分析麗水方言不同類型小稱之間的關係，包括每一種小稱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的關係，以及每一種形式在語法化輪迴發展中的地位。

3.1 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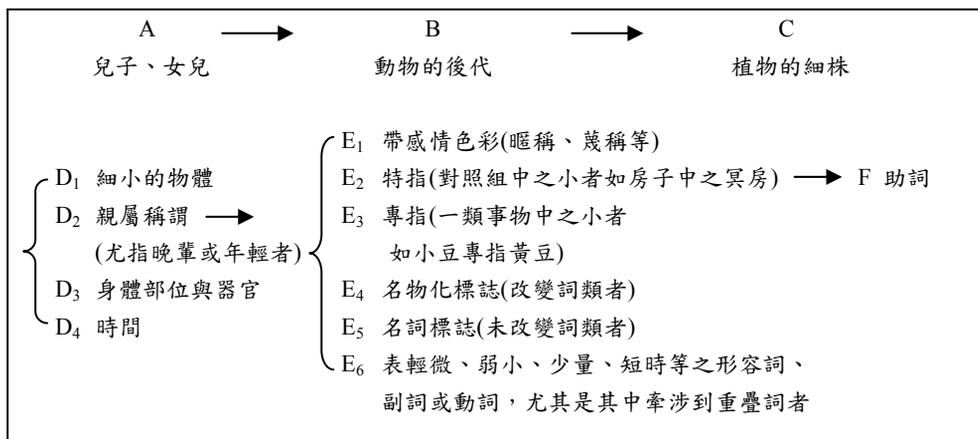
前面提到，小稱的語源「兒」其本義是「兒子」，其後語義逐漸虛化、泛化，成為僅具語法意義的詞尾。在語義虛化的過程中，當原有語義虛化到一定程度，使說話者已無法透過原有的形式表達相同概念的時候，語言內部便會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形式來表達同一概念，成為所謂的「語法化輪迴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的現象。而除了語義的變化會產生「語法化」或「語法化輪迴」的現象之外，小稱語音形式的弱化，也會使說話者不再察覺到它的存在，而重新啓用一個語音上較顯著的形式來表達原有的概念，而形成「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在實務上，語義或語法功能層面上語法化輪迴，與語音層面上的語法化輪迴，不一定能區別得非常清楚。因「語義的磨損」而啓用新形式來表達原有概念時，此新形式在語音上也必然是較容易察覺的、語法化程度較低的；因「語音的弱化」而重新開始一個（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時，這個新形式也往往是語義上較為明確的。下面我們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語法層面和語音層面的語法化輪迴。

台灣閩南語用「a53」來表示一般的名詞詞尾，楊秀芳(1991)、陳忠敏(1992)與曹逢甫、劉秀雪(2000)都指出它的來源是「囡」，其本義也是「兒子」，後來由於語義弱化，逐漸失去指小的意義而演變為一個名詞詞尾。閩東方言用以表示小稱或暱稱的詞尾也是「囡」，以福州話(馮愛珍 1998)為例，箇讀為「kiaŋ33」，聲韻表現上較閩南語保留完整的音讀形式，而且多數仍維持「指小」的語意，例如：「toŋ13 桌」指一般桌子，「to53 iaŋ33¹² 桌囡」則一定指小桌子；但是也有少數詞例的「囡」字語義已經逐漸失去指小的意義而演變為一個名詞詞尾，例如「keiŋ35 ŋiaŋ33 犬囡」義同於「keiŋ33 犬」，都是意指一般的狗，這時若要表示剛出生體型較小的狗，則必須在「keiŋ35 ŋiaŋ33 犬囡」之外再加上具有「指小」義的「kiaŋ33 囡」，成為「keiŋ21 ŋiaŋ35 ŋiaŋ33 犬囡囡」這樣的形式，相同的情形還有「貓囡囡」、「雞囡囡」及「鴨囡囡」等。在福州方言中，「囡」的小稱功能還相當清楚，說話者要表達剛出生的小狗義時，必須在原有的小稱[kiaŋ33]之外再加一個「囡」，並不是因為說話者已無法察覺[kiaŋ33]表小稱的功能，而只是在小稱經過語法化後的眾多語義和語法功能中，表示「兒子」或「動物後代」的意義逐漸模糊、淡化。因此，像福州話這樣再啓用一次原來的形式以表達原有功能的現象，是屬於語法或語義層面上的語法化輪迴。

¹² 閩東方言有相當複雜的連讀音變現象，其中連讀後字的聲母會因前字韻尾的性質而發生「同化」。以「囡」字為例，在陰聲韻尾與喉塞尾(-ʔ)後，其聲母k-於連讀中消失；在鼻韻尾後，其聲母k-於連讀中變讀為ŋ-；在舌根塞尾(-k)後，其聲母k-於連讀中仍然維持原來音值。

台灣東勢的大埔腔客家話過去一度被認為沒有「仔尾詞」，也就是沒有表示小稱的形式。後來經過更仔細深入的研究，發現東勢客家話一些表面上不符合單字調讀音或連讀變調規則的 [35] 調字，事實上就是表示小稱的標誌（張屏生 1998，江敏華 1998a, b，江俊龍 2002，曹逢甫、李一芬 2005），並且它應該是由原來的連讀變調形式因小稱詞尾的弱化、消失而遺留下來的。以變調作為表示小稱的手段，一方面不如獨立的「音段 (segment)」在語音形式上那樣明顯，另一方面，東勢客家話的 [35] 小稱變調，只出現在詞幹末音節讀陰平調的詞彙中，它事實上是陰平連讀變調的殘留形式，在語音形式上已弱化到幾乎完全消失，說話者也完全無法意識到這個 [35] 調便是表示小稱的一種形式。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再啓用一個新形式來表達小稱原有的功能，便是屬於語音層面上的語法化輪迴。筆者近來發現，與東勢毗鄰的卓蘭鎮大埔腔客家話，一方面由於該地多種客家話並存，語言容易受到影響，一方面也因為大埔客家話的小稱形式已弱化至說話者難以察覺的地步，目前已經逐漸產生如四縣客家話的 [e31] 的詞尾型小稱。像卓蘭大埔腔客家話這種重新引進新的小稱形式的現象，便是典型的「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

然而在許多情形下，要區分語法層面和語音層面的語法化輪迴，並不是非常容易的事，二者往往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麗水方言的小稱就是一個例子。本文認為，要區別這兩者，可以從語音形式和語法化的語意階段之間的關係來探討。關於小稱語法化過程中的語意演變階段，本文採用曹逢甫 (2004) 的架構：¹³



¹³ 部分細節於整合型計畫的內部會議討論中修改過，本文採用修改後的版本。

根據這個架構，我們可以將上文所描述的麗水方言小稱類型的語音形式與語意發展階段整理如下（語意階段括弧內數字為出現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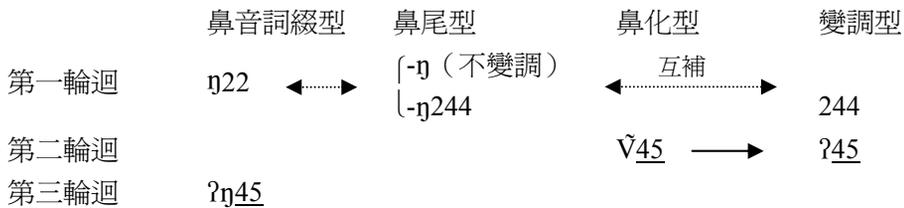
語音類型	語音形式	語意階段
鼻音詞綴型	ʔŋ45	A(2), B(9), C(1), D ₁ (22), D ₂ (4), E ₄ (1), E ₅ (1), E ₆ (3)
	ŋ22	E ₄ (1), E ₅ (2)
鼻尾型	-ŋ（不變調）	A(1), D ₂ (5), E ₅ (6)
	-ŋ244	D ₂ (2), E ₁ (2)
鼻化型	Ṽ45	C(1), D ₁ (1), E ₅ (3)
變調型	ʔ45	D ₂ (12), D ₄ (2), E ₁ (2), E ₂ (1), E ₅ (8)
	244	E ₅ (4)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語意階段並非決定麗水方言使用哪一種小稱類型的關鍵因素。最爲能產的鼻音詞綴型「ʔŋ45」固然各個語意階段的小稱均具備，其他各類型的小稱也或多或少的兼具各種語意階段，並無明顯的分工。相對於語音形式的弱化過程之層次分明，本文認爲，麗水方言小稱的語法化輪迴，主要是由於語音的弱化所造成的「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語意或語法功能的磨損，則是較爲次要的因素。關於這個論點，我們可以從鼻音詞綴型的「ʔŋ45」和鼻尾型的「-ŋ（不變調）」都具有 A 類語意階段這一點看出。尤其是其中的「小女孩」或「女兒」一詞有「囡(noŋ544)」或「囡兒(noŋ52 ʔŋ45)」兩種表達形式，正可以強化麗水方言的語法化輪迴有很大一部分是因語音引起的。語意的語法化輪迴告訴我們，當原有的語義虛化到一定程度，使說話者無法透過原有的形式表達相同概念的時候，語言內部便會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形式來表達同一概念。因此，麗水方言的「ʔŋ45」若是因語意引起的語法化輪迴，「囡(noŋ544)」一詞應該已經沒有指小或表示後代的意思（語意磨損），所以說話者才必須再加一個有指小或表示後代的兒綴「ʔŋ45」，形成語法化輪迴。然而「囡(noŋ544)」一詞仍有指小或後代義，說話者之所以在「囡(noŋ544)」後再加一個兒綴「ʔŋ45」，便完全是由於說話者無法察覺「囡(noŋ544)」在語音形式上已含有一個「兒」，甚至以爲「囡(noŋ544)」是一個特殊的方言詞。這種語意並無磨損，但語音弱化成僅剩鼻音韻尾而引發的語法化輪迴，便是所謂的「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麗水方言部分小稱類型只殘餘極少數不能產的詞例，說話者難以察覺其中包含了小稱語素的語音成分，此與上述台灣東勢、卓蘭大埔腔的現象極爲類似，亦可間接證實這一點。

3.2 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

麗水方言小稱的語法化輪迴主要是由語音形式的弱化、消失所引起的，這一小節我們就要探討它的語法化輪迴過程。表面上看，南部吳語常見的五種小稱類型，其演變過程相當清楚，由詞綴型到鼻音詞綴型，然後逐漸溶合為一個音節成為鼻尾型、鼻化型，最後，表示小稱的「音段」完全消失，只由「超音段」的變調來表示小稱。不過，麗水方言同一種小稱類型可能有一種以上的小稱形式，不同類型的小稱還可能是以語音為條件互補分布的，因此，其小稱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就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麼直觀了。

以下是本文根據前面的描述與討論所勾勒出來的麗水方言語法化輪迴過程：



上面的過程還有幾點需要補充說明與討論。首先，這三個輪迴的先後順序，與各類型小稱的能產度有很大的關係。屬第一輪迴的，能產度都相當低，幾乎早已固結在特定的詞彙中，只能算是早期小稱殘留下來的「化石」；屬第二輪迴的，能產度雖然也不太高，但其中變調型 [ʔ45] 所轄的詞彙相當多，¹⁴ 屬於逐漸失去活力的情況；能產度最高的鼻音詞綴型小稱 [ʔŋ45]，則應是第二輪迴小稱逐漸淡化後，重新啓用的新形式，故屬第三輪迴。

其次，上文提到，鄭張尙芳 (1981:48) 指出麗水方言鼻尾型小稱與 [ʔ45] 的變調型小稱有互補關係，前者出現於高元音，後者則出現於非高元音，而本文則認為二者分屬不同的語法化迴圈。除了互補關係未盡全面外（見 2.4 節），現在將麗水方言所有的小稱形式排比出來，顯得益發清楚。我們可以看到，變調型中，由原陽平字經小稱變調變為 244 的，才是與鼻尾型小稱互補的形式。在鼻尾型中，原為陰調者不變調，原為陽平者則變為陰平 244（參 2.2 節），後者與變調 [244] 型如出一轍，只不過因原詞幹韻母的限制，而有加鼻尾與不加鼻尾兩種形式。更深入看鼻尾型中的「囡」一詞，也提供了我們它與 [ʔ45] 的變調型小稱是不同層

¹⁴ 本文認為，某一類型所轄詞彙多並不等於能產性高。能產性高指的是該詞彙有相應的非小稱形式，而說話者隨時可以根據說話時語法或語意的需要，改變原有的非小稱形式成為小稱形式。

面現象的線索。我們知道，「囡」一詞在吳、徽、贛語中的分布很廣，並不限於有高調小稱變調的方言；據潘悟雲 (1995)，「囡」是「女兒」二字的合音，在所見的吳語中，構成「囡」一詞的「女」字讀音，有屬於前中古層次的，有屬於後中古層次的，還有屬於近代層次的，而南部吳語溫州、金華、麗水、青田、縉雲、文成等地，都是由前中古層次的「女」字衍生而來的，顯見這個詞極可能形成得很早。¹⁵ 那麼，「囡」一詞所屬的鼻尾型小稱，就可能是較早期輪迴所遺留下來的產物。

第三，第二輪迴中，由於鼻化型均伴隨著變調，由鼻化型到變調型的過程算是相當清楚的。不過，在這個輪迴中，鼻化型也許並不是最早的形式，其中可能曾經有過（鼻音）詞綴型或鼻尾型，只是未能成為化石遺留在現在的小稱詞系統中。此外，第二輪迴由鼻化型小稱到變調型小稱的發展，也使我們不排除緊喉成分或許是鼻音的代償形式的可能性，不過，這個假設還需要更多方言點與更多證據的支持才能成立。

最後，第三輪迴中的鼻音詞綴型，與第一輪迴中的鼻音詞綴型與第二輪迴中的變調型關係均十分密切。第一輪迴中的鼻音詞綴「-兒 $\eta 22$ 」讀本調陽平，並且用於「兒子」一詞，由於在語音和語義上，都最接近「-兒」這個詞綴的語源，因此以 $[\eta 22]$ 作為名詞標記的小稱詞綴，我們認為是最早期的遺留下來的小稱「化石」。當小稱的語音形式進入第二輪迴時，「兒 $\eta 22$ 」作為「兒子」義時，其本身可以再「兒化」，用變調 $[\eta 45]$ 來表示小稱，就成為 $[\eta 45]$ 。此與前面所舉的「老人家兒 lo544 nen11 kua $\eta 45$ 」（老頭子）等詞由 kua244 \rightarrow kua $\eta 45$ 是相同的。當 $[\eta 45]$ 變調型小稱或由於語義的磨損、淡化，或由於其語音形式難以讓說話人察覺到其表示小稱的功能時，就啓用一個由這個輪迴所產生的小稱詞「兒 $\eta 45$ 」，來作為第三輪迴小稱的新形式。換句話說，雖然我們同意第三輪迴的小稱是「兒兒」的合音，但是，像「老鼠兒兒 l α 33 ts'w33 $\eta 45$ 」（小老鼠）這樣一個第三輪迴的小稱詞，我們認為它的結構是 [[老鼠]兒兒]，而非 [[老鼠兒]兒]。這也是我們將這一型的小稱劃歸「鼻音詞綴型」而非「變調型」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兒」作「兒子」解與作為小稱詞綴時聲調不同，在南部吳語中是相當常見的現象，如下表所示：¹⁶

¹⁵ 本文並非主張採用較早音韻層次的詞必然產生得較早，不過，這個可能性畢竟很高。

¹⁶ 本表所用語料，主要來自鄭張尚芳 (1980)、曹志耘等 (2000)、秋谷裕幸 (2001)、秋谷裕幸等 (2002) 與曹志耘 (2002)。

	「兒」作「兒子」時讀音	「兒」作小稱詞綴時讀音
雲和	ɲi324	ɲi55 (註：女性讀法)
玉山	ɲi45	ɲi52
蘭溪	n21	nə45
廣豐	ɲi52	neɪŋ445 或 neɪŋ24
龍游	ɲi21	ɲi45
溫州	ŋ31	ŋ313

我們認為，這些方言可能也都經歷了如麗水方言這樣的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過程，作為小稱詞綴的「-兒」是單詞「兒」經過「兒兒」合音變調後產生的小稱詞，而被採用為新一輪迴中的小稱形式。

3.3 餘論：小稱變調與連讀變調

過去許多關於小稱變調的研究都顯示，小稱變調與連讀變調可能有若干關聯，它可能是連讀變調在小稱語音形式弱化、消失過程中的殘留。¹⁷ 不過，在麗水方言中，兩種小稱變調，即第一輪迴的 [244] 變調與第二輪迴的 [ʔ45] 變調似乎都看不出它與連讀變調的關係，下面是我們初步整理的麗水方言二字組連讀變調規則：

後 前	陰平 244	陽平 22	陰上 544	陰去 52	陽去 231	陰入 45	陽入 23
陰平 244	33 244 陰天	22 52 窗門 24 22 暈船	44 544 雞卵	22 52 抽屜	24 231 燒飯	22 45 鋼筆	52 23 絲襪
陽平 22	11 244 房間	22 52 楊梅 22 22 盲腸	22 544 紅棗	22 52 糖蔗	22 231 毛芋	22 45 顏色	22 23 同學
陰上 544	44 244 眼睛	44 22 水牛	44 544 老鼠	24 52 炒菜	52 231 小路	544 45 果汁	52 23 狗肉
陰去 52	44 244 菜刀	22 52 太陽 52 22 拜堂	44 544 戒指	22 52 布褲	23 231 拜壽	22 45 教育	52 23 布襪
陽去 231	21 244 電燈	22 52 芋頭 231 22 罵人	22 544 大腿	22 52 大蒜	22 52 豆豉 22 231 避孕	22 45 辦法	22 23 麵食
陰入 45	45 244 結霜	45 22 鐵鎚	45 544 鴨卵	2 52 出葬	45 231 一萬	2 45 八角	45 23 發熱
陽入 23	2 244 辣椒	2 22 白糖	2 544 十五	2 52 十四	2 231 熱鬧	2 45 白鴿	2 23 十六

¹⁷ 相關的例子及論證過程請參考江敏華 (1998a, b)。

麗水方言各類型小稱的語源「兒」原是陽平字，如果小稱變調的產生與連讀變調有關，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以陽平作後字的連讀變調，其前字或後字大概會產生與小稱變調 [45] 或 [244] 相同或相近的調值。然而從上表看來，顯然看不出其中的關聯性。不過，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上表中，以陽平作後字的連讀變調組合，往往有兩種不同的變調模式，如「陰平+陽平」、「陽平+陽平」、「陰去+陽平」、「陽去+陽平」等。兩種變調模式的分野並不十分清楚，僅能確定「動賓結構」必然只能採取其中一種變調：

陰平+陽平	動賓結構	24 22	「暈船」「開門」「關門」
	非動賓結構	22 52	「窗門」「蜻蜓」「芝麻」「疏籬」
陽平+陽平	動賓結構	22 22	「犁田」「划船」「坐牢」「上墳」
	非動賓結構	22 52	「黃牛」「楊梅」、「媒人」「肚皮」 ¹⁸
陰去+陽平	動賓結構	52 22	「拜堂」「嫁人」
	非動賓結構	22 52	「太陽」
陽去+陽平	動賓結構	231 22	「罵人」
	非動賓結構	22 52	「芋頭」「大人」「豆油」

據曹志耘 (2002)，許多南部吳語方言都有述賓式與非述賓式連讀變調規則不同的現象，麗水方言也是這樣的方言之。不過，我們發現，在動賓結構出現的那一類型變調中，並非全為動賓結構，也有非動賓結構出現其中，如：

陰平+陽平	24 22	「中華」
陽平+陽平	22 22	「盲腸」「肚皮」「大腸」
陽去+陽平	231 11	「二樓」

而在非動賓結構的變調組中，絕大部分為名詞組，而其後字皆為 52 調。這不禁使我們聯想到，麗水方言的陽平連讀後字 52 調，或許也曾經是一個小稱變調。試看下面後字為 [52] 調的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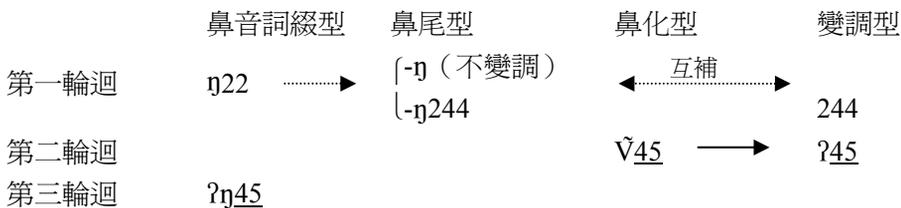
鷺鷥 lu22 sɿ52

¹⁸ 「坐牢」、「上墳」、「肚皮」屬「陽上+陽平」的組合，然麗水方言陽上歸入陽平。

「鷺」爲陰平字，卻讀 [52] 調，不符合一般「陽去+陰平」的變調規則。麗水方言後字 [52] 調的性質，也就十分啓人疑竇。不過相關可資論證的線索並不多，目前便只能言盡於此。

4. 結語

本文利用田調所得分析麗水方言的小稱，指出在常見的五大類型小稱形式中，麗水方言具有其中四大類型的小稱詞，包括鼻音詞綴型、鼻尾型、鼻化型與變調型，並且有些類型還具有一種以上的小稱形式。這項調查與分析結果表示，過去往往僅憑一個方言其中一種最常見、最能產的小稱，就將某某方言歸入某某類型的作法，在周全性上實有所不足，因爲它忽略了同一個方言可能同時具備多種不同類型的小稱。本文除了仔細分析麗水方言所有能產或不能產、目前仍活躍或已成爲化石的小稱詞，並且指出，這些不同類型的小稱之間，事實上具有語法化演變的關係；它們都是由相同的「兒」這個語素經由語法化的過程發展而來的，並且總共經歷了三個重新啓用新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其過程如下：



小稱詞「語法化輪迴」的概念，由曹逢甫 (2004) 首先提出。其原義是指小稱詞由於語義的虛化，逐漸由原有的實詞義「兒子」虛化爲指動物幼仔或體型較小的動物或沒有生命但形體較小的事物，甚至成爲僅具名詞語法功能的詞尾。而在語義虛化的過程中，當原有語義虛化到一定程度，使說話者已無法透過原有的形式表達相同概念的時候，語言內部便會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形式來表達同一概念，並進行一個新的語法化過程，此即「語法化輪迴」。而本文發現，小稱詞的「語法化輪迴」，除了會由於語義或語法功能的磨損而重新啓用一個新形式，形成「語法化輪迴」的現象外，也會由於語音形式的弱化、消失而重新啓用一個新的小稱形式，產生「語音形式的語法化輪迴」。兩種語法化過程相輔相成，但往往以其中一種模式主導語法化輪迴的運作過程。以麗水方言來說，本文認爲「語音形式的語法化」是主導其小稱詞語法化輪迴的主要力量，語義或語法功能的語法

化則是相對次要的力量。

本文希望透過這樣近距離觀察一個方言內部音韻現象的方式，彌補某些運用不完全的材料進行大規模比較的缺失。透過本文的觀察，我們也指出幾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小稱變調「緊喉成分」的聲學特質，「緊喉成分」與鼻音的消失是否有關，以及麗水方言連讀後字 [52] 調的性質等等。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引用文獻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方松熹. 1986. 〈浙江義烏方言裡“n”化韻〉，《中國語文》1986.6:442-446。
- 方松熹. 1993. 〈浙江吳方言裡的兒尾〉，《中國語文》1993.2:134-140。
- 王本瑛. 1995. 〈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新 25.4:371-398。
- 朱曉農, 寸熙. 2003. 〈韶關話的嘎裂聲和小稱調〉，《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46-354。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江俊龍. 2002. 〈論東勢客家話特殊 35 調的語法功能、性質與來源〉，《第二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31-354。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 江敏華. 1998a. 〈台中東勢客家話 35 調的性質與來源〉，《教育部獎勵漢語方言研究著作得獎作品論文集》，1-27。新竹：清華大學。
- 江敏華. 1998b. 《台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
- 秋谷裕幸. 2001. 《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松山：愛媛大學法文學部總合政策學科。
- 秋谷裕幸, 趙日新, 太田齋, 王正剛. 2002. 《吳語蘭溪東陽方言調查報告》，平成 13-15 年度科學研究費基盤研究 (B) 研究成果報告書第二分冊。
- 張屏生. 1998. 〈東勢客家話的超陰平聲調變化〉，《聲韻論叢》8:461-478。台北：學生書局。
- 曹志耘. 2001. 〈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2001.3:33-44。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志耘, 秋谷裕幸, 太田齋, 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

版。

- 曹逢甫. 2004. 〈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爲例〉, 第二屆語言學研究研討會論文。台北：政治大學語言所。
- 曹逢甫, 李一芬. 2005. 〈從兩岸三地的比較看東勢大埔客家話的特殊 35/55 調的性質與來源〉, 《漢學研究》 23.1:79-106。
- 曹逢甫, 劉秀雪. 2000. 〈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 《聲韻論叢》 11:295-310。台北：學生書局。
- 郭必之. 2004. 〈南部吳語幾種小稱形式的內在關係及其來源〉, 《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769-786。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陳忠敏. 1992. 〈論吳語閩語兩種表小稱義的語音形式及來源〉, 《大陸雜誌》 85.5: 35-39。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潘悟雲. 1995. 〈「囡」所反映的吳語歷史層次〉, 《語言研究》 1995.1:146-155。
- 鄭張尚芳. 1979. 〈溫州方言的兒尾〉, 《方言》 1979.3:207-230。
- 鄭張尚芳. 1980.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 《方言》 1980.4:245-262。
- 鄭張尚芳. 1981. 〈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 《方言》 1981.1:40-50。
- 戴昭銘, 周磊主編. 2003. 《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 魏綱強. 1997. 〈贛語中帶 [-n] 尾的「女」字〉, 《方言》 1997.3:220-224。